

我是全能队运动员

○倪乃君（1966 精仪）

“我们是全能运动员，我们的干劲冲破天，运动场上的多面手，不怕困苦和艰难。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刻苦顽强地锻炼！锻炼！”这首充满激情的全能队队歌激励着我的一生。

我于 1960 年入校，即进入全能代表队。因受“文革”的影响直到 1968 年才离校，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，在车间当铣工，每月按指标完成任务。第二年，随夫支援三线去了甘肃，在山沟里蹲了整整十年。先在车间当工人，后借到一机部仪表局，搞全国照相机质量调查；接着按部电影局指示，组织并参加了 8.75 毫米影片放映机全国联合设计，从设计、出图、零件加工到安装，我全部参加了。后随样

机到井冈山革命老区试放，一根扁担挑着，就可到各山里转着放电影，深受山区人民的欢迎，最后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并投入大批量生产。

一个真实的小故事

1978 年，我随夫调入华南理工大学，因我曾是运动员，教研室派我连续教了三届学校体育尖子班的“工程制图”课，其中包括退役的国家男篮队长嵇照光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当年清华代表队员也要又红又专。所以在教学中，我不仅鼓励学生按时去训练或比赛，也要求他们专心听讲，自己认真地完成作业，学好功课。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，我用亲身体会对他



1961 年，全能队在图书馆前合影，前排右 2 为本文作者

□ 值年园地

们讲：“不能依赖学校送分毕业，以后工作中没人给你送分的，而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，学到的知识是不会被人抢走的。”这些简单道理很有说服力。最感人的一例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。1998 级的一个体育尖子，开始学“工程制图”听不懂，上课总是坐在最后面，拿同学的作业抄。两次作业后，我开始找他谈心：“体育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学到的知识终身受益，不要荒废时光。”我经常抽时间给他补课答疑，我告诉他：“按时去训练（因我的习题课直到晚上六时才下课），上课一定要听讲，作业可以迟交，但要求经过独立思考完成，有不懂的随时可到我家讨论。”以后我发现他学习认真了。期末考试时，他在四楼教室，我主考的班在二楼，考试刚一结束，他就趴在四楼的栏杆上对着我兴奋地喊：“倪老师！倪老师！”他边喊边跑，直到我面前，冲开围着我的同学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，反复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我说：“看来你很有把握通过了。”他坚定地说：“肯定通过了！倪老师，我永远记住您的话。”最后评卷，他得了 75 分。这件事，当时轰动了教研室，大家都为我高兴。

我在教学中注重教书育人，因此在学校公布的学生给任课教师评分中名列前茅，居全校第 22 名，多次获得“教书育人”奖。

战胜病魔

1993 年 8 月，我的鼻子开始涕血丝，吃消炎药，症状就消除了，药一停，又涕血丝，反复了多次。大家都建议我尽快到专科医院诊断，我去了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，经验血和活体组织检查，被确诊为鼻咽癌。我首先想到的是绝不能被癌症吓倒，要“不怕困苦和艰难”，只有这样才

能坚定地站起来。当年 12 月份，课程尚未结束，我坚持把四个班的课上完，就配合医生投入了积极的治疗，花半天的时间挤公交车，进行钴 60 的放疗，天天如此。放疗了几天后，出现明显反应，恶心不想吃饭，但为了补充营养，可继续治疗，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咽，到次年 3 月，顺利地完成了治疗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我乐观地面对癌症，活到了今天。不说给人家听，人家都不知道；知道的人看我的精神状态，都不敢相信是患癌症多年的人。五官科的大夫多次把我介绍给新确诊的鼻咽癌病人，我与他们谈心，让他们注意心理健康，以战胜癌症。

我的课基本上安排在第一学期，放疗后我本可以安心地休息了，但我在清华有“一专多能”的技巧，以及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十年的实践经验，放疗刚一结束，就主动要求在教研室的模型室义务上班，充分发挥多面手的作用，把模型室整理得井井有条：模型按教学计划顺序分类安放好，并编号，方便了教学；把破损的木模一一修复，并重新刷上漆，油漆气味大，对于我刚做完放疗的人有害，但我戴上口罩也就没理会了；对 100 多套供画装配图



倪乃君、张大同学长夫妇

的铁模，因多年没人管，转动的部分多已锈死，有的零件因学生拆散后没装回去或摔扁了，我都逐台清洗、修复，直至今天仍然好用。

2002年，患鼻咽癌整十年，单位组织去九寨沟旅游，在同行的40多人中，我的年龄排第三，我是五个第一批到达山顶的一个，同事们都说：“不愧是老运动员！”

2002年9月我按点退休，因我对工作认真负责，且“干劲冲破天”是一贯的作风，因此被教研室返聘担纲办公室的工作。我主要承担8个班的教务，当然也免不了许多其他烦琐的杂务。天天早到迟走，节假日还常加班。2004年9月，由于过度劳累引起突发性耳聋，把工作移交后，去医院治疗了半个月，因治疗及时，保住了右耳的基本听力，左耳放疗后完全失聪了。医生一再嘱咐：“不得过度劳累！”直到这时，单位的领导才让我停止工作。现在，我仍然一如既往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乐观地面对生活。

参加比赛

调到华南理工大学后，每年11月份，学校都要举办校庆运动会，我当然要参加。限制一人只能报两项，我报的是铅球和跳远，清华的队友王泽静也参加这两项，我只能屈居亚军。她出国后，冠军就是我的了，一直拿到1992年。在1990年的校运会上，我单位有个同事临时有事，因此青年女子组4×100米接力差一个人，按学校规定，我当时应参加老年组的比赛，但我主动要求代她参赛，而且跑的是最后一棒。我连超了几个人，跑在了这一组的最前面。正是这替补的角色，被体育教研室的老师相中，随后邀请我参加了1991年

广州市高校和1992年广州市工会分别组织的“七项达标赛”，我参加的是40~50岁年龄组，两次比赛均得了团体冠军，我也获得我那年龄组的冠军。

2003年我退休了，在患癌症十年后，第一次参加了“老年人运动会”，获得了立定跳远和抛实心球两项冠军。如果没有在清华全能队的系统训练基础，我不可能获得这些荣誉。在清华的运动生涯虽然短暂，但却受益匪浅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激励一生。

毕业50周年有感

○李广信（1966水利）

雪后在圆明园晨练，路过遗址旁一片树林，蓦然想起本科学习期间曾在此植树，应当就是这片杨树，那已经是50余年前的事了。今年是我们水六毕业50周年，当时赋诗并赠同窗。

春风秋雨五十年，酷暑严冬犹巍然。
扬花未借东风力，皓首岂畏北国寒。
漫撒绿荫遮遗址，更挺铁干撑明园。
同学当年正年少，仰首如今已参天。

